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晉 郭 象 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便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一 三 鴻 藏 書 印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一 三 鴻 藏 書 印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致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劍士七十人，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可知已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鏑以豪傑士爲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意於國難一旦
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

而理道疎識者謂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求，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土，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鳴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翼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相丘也。客曰：「嗟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餓賊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待，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責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搢，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意遺言謂之誑，不有爵祿不待大夫之憂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六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奸言人之惡謂之譏。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收惡人謂之惠。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封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遇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七

三陽子

於魯則遊於衛。虎對於宋。圖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含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神其自也
而求其累矣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間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曉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漁父

八

三陽子

學而通曰船行
往水放去則則
莫定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章間顏淵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願待水波定不問竿音而
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
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磨折再拜而應
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辭汝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漁父

九

三陽藏書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
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
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
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大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
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
得盡其所使而窮理致命
罔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韓昌黎曰論亦辭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

非孰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

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

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漁父

十

三陽藏書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之家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形謀成光舉動便僻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貴老之術也而整其所患形以美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士 三 陽 藏 書

孫出異也先指施惠惠不則必且有威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本世動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壽也細巧入人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返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返遊者也人無其能月此以下至于是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謂祇三年而緩為儒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星地各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稻之實矣其助乎故陳微自見而見其已能自化而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願已已良師而便怨死焉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習之功為儒其性不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使彼彼有彼性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應其親言其自其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物者不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其性不夫其也亦人之井管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詩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才無性則無所詩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士 三 陽 藏 書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從謂之計之幸功固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況有道者乎自謂之計之幸功固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初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所安無所不安

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故所以爲衆人所不安

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也天地本無言以引朱泮漫學屏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于理

南華真經評註卷十訓解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而任其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爲知所而不知

大寧且性大而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

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登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

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宣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

南華真經評註卷十訓解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內篇齊物論

此動此過也
心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五 三 陽 藏 書

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難治也
也治之則為故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識之
非獨狗商賈不齒視士君雖以士齒之神者弗
商賈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刑
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錐斧鉞為內刑者動輿過
也內外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執之明不
之塗者謂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
外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
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內受刑則不聞一耳

柳樹州曰
心誠

此動此過也
心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此動此過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五 三 陽 藏 書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僂循精而
走孰敢不執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者一命而
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
許而夫與考父者謂同于唐許之事也賊莫
大乎德有心有心于為德非與德也夫與德而
心有聽心為德之則則已甚矣及其有聽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得則幽隱以深為凶
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善也夫自是而非
為四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德無物之窮有
所是所是者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孝之矣窮有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賢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于受役也然天下
以所長緣循偃使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
技物而行者也偃使不能備者也困畏怯弱
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
達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勇動多怨厚其身耳
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達生之情者
僂僂然大悟達於知者貴也達大命者隨然
與化達小命者遭貴也人有見宋王者錫

車十乘以其十乘驕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
富貴必顯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所以聖人
主之心者勝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警必有
所試于勝民不違金日車之以合焉夫或聘於
之楚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七 楚馬藏書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犛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食於大廟雖欲為孤犛其
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附藉弱體開生而莊子
將死莊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第子曰吾恐烏鸞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鸞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
家之平千萬物不平也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
任萬物之自平也

也。不問萬物之自應而微以明者咄為之使夫
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咄為之使夫
其所見受使多神者微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
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微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于形骸也
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夫至聖則用其自足雖微人人其功之外也
楊升菴曰外篇唯列御寇寓言為最學者牽
於所聞遂傳為偽不敢誦竟不知其
妙在何處則與耳食者何異哉
又曰吾讀莊子列御寇至巧者勞而知
者憂數韻調絕倫實諸子所不及者
誰謂外篇之非真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十八 楚馬藏書

天下第三十二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為其所有為則流也為其
無為則無降矣又何必焉
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隱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離於空謂之天人

不離於世間之凡人不離於聖人之至人所以天

凡此四者一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

卷十 上

以樂爲北。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其四。名之曰。謂。而實人君子者。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法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有官以此相商。以事爲常。

以衣食爲主藉息畜藏老弱孫弟德意皆有

養民之理也聖賢不逆位之人其惟乎人即

名也。一曰：麟則解天地之奇，物有其一，則爲

效乃力津時氣易失乃未不備

馬士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發虛血可明者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興多有不亡之理

正和二年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喻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自家之學時或稱師

道之皆古人之陳述天下大亂則其亦中

聖不明能明其惑道微不一百家天下多得一

名其爲之。察其以白好。大守人其百錢之。大

孔齊愷于所獲漸自忘其好惡後與一士而得
漢焉臨別及之入述其近如家用與往來國

殊俗異族譬如耳目鼻舌有所聞不能相通

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析萬物之理冬月一日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一曰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變而不發。全人等周煥也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祖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人稱其體貌道術將爲天下裂方

特曰吾所以從其上也惟命喪矣不修於後

Introduction

許石漱曰墨子以漆油為漆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物不暉則產以繩墨自矯矯屬而備世之急而急有備古之道衡有在於是者墨翟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不使度乘作爲非樂命之日

解大律曰生不厭死死無厭生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於節用生不厭死死無厭生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於

節用生不厭死死無厭生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於不足則以闕爲是今墨子令百姓其道不怒自又好學而博不異其自以爲是則欲令不與先王同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後唐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南華真經評註卷十天下

三三 三陽藏書

夏湯有大濞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然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子道但非難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然成墨而不顯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毅無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

南華真經評註卷十天下

三三 三陽藏書

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昔必令天下之係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胼無胼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而使後世之墨者多以累禍爲衣以跋踴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謂苦爲苦且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時而守其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商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所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綽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爲之尸主地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爲欲除巨墨翟滑釐釐之意則是急斯所以爲是其行則非也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胼脰

陸象山曰詞格
何等頓挫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乎逆治之
下也。任衆適性爲上。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爲其真好重聖賢不將來之不得也。無雖枯
稿不舍也。所以爲才士也。夫非有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也。故道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傲以
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
以別有爲。始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篇三篇藏書

以聊合驩。以調海內。合調令知也。請欲置之
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民爲急也。
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昭而不舍者也。
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
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日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爲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謂民亦當圖倣乎救世之士哉。抑斥高曰

許石城曰華山
有華而不公
物衆而無應

君子不爲苛察。務克不以身假物。其力也。以爲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世之爲技以禁
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幾能輕公而不當易而無私。其
然無主。不自趣物而不兩。故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燕物以
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篇三篇藏書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邪則教則不至
乃至。性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泠汰猶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薄之而
傷鄰。謔。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肖當其
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
聖。欲壞其道。推拍斲斷。與物宛轉。有權拍故未
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
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雖然而已矣。任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于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隄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于譽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適得聖人若土塊非死如何索得所以笑也

焉未合主道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發焉故為能修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發焉任之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其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為其風窳然惡可而言所動之常反人不見觀民望而不免於飢斷而氣斷無主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顯不免於非是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如雖然樂平皆嘗有聞者也至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奇之天下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尹老聃聞其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也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闢尹曰在已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不自足而委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物形各自靜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失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谷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味白也或疑自者非向勝自顯者邪向勝自顯豈非還知過分

以始其生邪故古人不能無產之分守其分而而已故其性至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如焉後歸之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後然後天下我後其身不曰受天下之垢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已獨取虛守中道無藏也故有餘守故不患其少歸然而有餘立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民所利而行之隨理無故無為也而笑巧巧者自為以得神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結則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有于工役也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日苟免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於然不得者也以深為根理根為太初之極也以約為紀去舊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無逆則毀斯正理也注銳則挫矣注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不削於人性也注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渺漠無形變化無常物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任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注莊子通已與彼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為莊子通已正然為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祇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也注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注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注據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百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目以其知與人之辯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執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稱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及人為質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五 三二 莊子集注
---	--------------------------------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五 三二 莊子集注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未為意自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鄉黨於總序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左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陰陽這相為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連同便遠甚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柢後別諸子而莊生自為一家未嘗惠子
--------------------------------	---